龍无首則吉而仲尼賛之曰用九天德不可
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盖剛而能柔天
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
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
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
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
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
聖人示人有不同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
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
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

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柰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内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它哉作者旣皆已沒景響什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于家予錄其副焉

祥符高叔嗣敬題

藏史書之所武老聃所掌之書孔子同姓向聃焉安有此理不知老聃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虛無檢蕩禮教之罪人耶 綱目註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之言語以譽
漢儒輯禮記承其言而闡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益老子訓誨孔子之言
語孔鮒作家語亦以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大
爲寓言時去孔子未遠於天下學者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以資聃之
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意也後儒不察禮記史記出莊子後而問禮老聃一
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
首也莊子傳其所學從而剖斗折衡搥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甚禍以
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
之爲老莊者蕩棄禮法雖有折而長而不內要也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自爲
其徒列異是耶孔子於人之有美者管仲之仁子産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負師而
故設之耶此為莊子寓言無疑矣而孔子師聃之事莊子外篇爲聃爲周藏史

龍哉

老子集解序

大寧居士薛蕙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逈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絶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孔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況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學者舍本趨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筆之於書者天下益莫能知矣間有

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為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禆仙家之說無不觀也晩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蘄嚮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蓋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傳

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
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予見後
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
盖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
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
矣道者備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
也後世直以道家為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
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
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
罕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

即同乎天道而不亡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耶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比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恒病其難讀盖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亡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予為此解其間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搉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

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為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予解為指南乎老子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予之不遜亦冀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庶幾為入道之一助云

老子集序說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或曰聃其謚云其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故曰老子生而指李樹為姓一說從母姓為李氏云楚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苦縣今屬亳州）周敬王巳卯三年為藏室之史（守藏書室之史）孔子問禮（時則

有若虛若愚之語詳見馬史本傳○孔子去周老子以言送之詳見孔子通紀居周久之見

周之衰遂去至關關王關門或云函谷關○關令尹喜見之曰子將隱矣

强爲我著書關令守關之吏字公度青城人於是老子迺著上下二篇道

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焉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〻子宮〻

玄孫假〻仕於漢文帝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後唐謚曰玄元皇帝

老子集解上　　大寧居士薛蕙

道經 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故或稱道德經云吳幼淸曰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乃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爲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吳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本無爲若道可道者乃有爲之事非常道也道本無名若言可名者乃有形之物非常名也蓋無爲者非爲之可

先儒或有為句讀於常無常有而從字屬下不妥貼

為無名若非名之可名也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恒久不變之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有名並指道而言無名者道之體也有名者道之用也道體虛無未始有物無得而名矣神化變動自無而有乃名於有矣屈無之理先天地生此所以為天地之始也及其有也則萬物自此而生此所以為萬物之母也或疑道常無名復又謂之有名此何以異於可名耶夫有名者非真有形也特對無名言之而以為有名耳且謂之萬物之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欲如情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乃道之本體也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時以觀察其微妙蓋無思無為復反無名是即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時以觀察其孔竅蓋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即萬物之母也老

徼之字義是所邊徼也邊界相似說所應接與

守於此不衰曰無欲有欲而已常無欲常有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盖常與妄相反常則不妄妄則非常矣一動一靜循天之理還其常也若一涉於私意是則有我之妄心而非真常之謂矣故無為而順其常者至人所以全其天也有為而益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人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以深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衆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善者美之極也上古之世民皆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

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無它民皆同乎美善故不知美善之爲異也後世由有惡者始知美之爲美由有不善始知善之爲善及世益衰美益著善益著惡與不善至衆而美善至寡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前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傾不平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以道化天下也事以無爲爲事教以不言爲教蓋修其本而不恃其末天下化之不善之習變而上善之俗成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此以下因言聖人功成不居之事作猶生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推也能生之之未嘗私之爲己物能爲之未嘗賴之爲己利至於功既成矣終若無與於己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旨義道德天地生

往道用此語盖其道一而已矣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不居其功故有功居之則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古之聖人雖用賢而未嘗尚賢其當時之賢者則亦居其位而未嘗以為榮任其勞而未嘗以為利苟無榮利民將奚爭後世之俗賢者享其名實衆人慕而效之貪欲之心生而爭競之風作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懋遷有無凡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使民足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心本靜亂而失其常者感於可欲之物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

爲芻狗

仁謂私心親愛之也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猶其無愛惜之心也天地之德大公而無所私親其於萬物任其自生自化天地何容心焉聖人之於百姓亦如是耳大仁不仁此之謂也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此一節其道甚大與上文義不相屬疑連下二句別爲一章槖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槖者外之櫝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槖者也屈竭也天地之間有至神之物當其虛也非真無物有而不可見耳當其動也其出不窮用之不可既也擬諸槖籥正相似矣此天地之間虛無不測神化無窮之實體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首章之有無下章之谷神皆此意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色角反○數屢也窮極也承上文而言道體如是本非言之所能爲亦非言之所能盡也若求之於言則言語愈多適屢至於窮極耳惟忘言而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賛義之辭牝者言為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死生之說皆可知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老子書大氏用韻故其遺辭多衺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玄牝則讀牝為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叶或者得隨語生解既釋玄牝復指一處為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根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舉天地則包萬物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

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自古為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

神而別為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指也夫關尹子之言盡之矣覆自莊列之後未有能

知其說者信乎知言之難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至於言乎

蓋即谷神之說也嘗為之說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

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

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比谷神之所以為神也非通神

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自生者貪私也不自生者無私也夫道無私乎也為道者貴生而

自私此不合於道非所以養生也故養生之道莫若不自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且不自生則無爲無爲則其神凝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爲有爲則其神安動而不息是反自傷其生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聖人觀天地不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從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久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廼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廼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闔闢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幾，平聲。○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合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

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尤過也凡所爲爭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此其所以無尤也章內於不爭之德盖屢嘆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音以〇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迺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況下文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覆盛滿之勢顧復驕盈以從之所以自遺其咎而不能守其富貴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四時之序功成者退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古之道即無也觀其對今之有

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即古之道也人之應物也不知本原之無物而感於外物以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真宅以有事爲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紛紛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家然大氐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然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蓋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悖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

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著言老守者未嘗舉以為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陷耄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已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澹贍道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強其丈反○通者不滯礙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為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敦音團一音堆渾上聲○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

完貌未未斷削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
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愼自持也儼若客
不敢僭也氷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
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
也皆所謂强
爲之容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淸孰能安以
久之徐生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
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
不同盖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言此以衆人
心慮憒亂而言也濁者可以淸非靜則濁之
不已豈能淸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
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徙之數必覺
人之性情有欲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
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眞氣生曰孰
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
可以從容八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保此道
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者言如入道
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持守也言保此
道者不欲盈滿盖盈不可久道所惡也敝缺

者至人之所貴新成者世俗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守其敝缺而不願為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非二道盡未有虛而不靜靜而不虛者也管子曰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間惟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神者至貴也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復反也言物之動終則反本也欲明守靜之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延詳言之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音云 芸芸

重貌根猶本也命者道賦於物有若命然也動始於靜凡物之動必復反於靜以靜爲一故也此歸根之所以爲靜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言之所以爲復命乎具多淸日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然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是謂本文有歸根之辭說者以草木釋之然也矣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萬物之性固不當專指草木矣

復命曰常知常

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天地之間惟性命之理爲常自餘皆變而不常者也得道者抱神以靜雖死生之大而不得與之變以能復其性命之理是以常也不能復命還化流轉豈有常也妄作亂動也知常曰明則不知常之惑可見矣不知常妄作凶則知常之貞吉可見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不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

如太虛其於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以配天故曰王乃天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爲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有道者功被萬物其神明虛靜而不變[illegible]沒身不殆可也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内聖外王之道也天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也人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己非虛靜之外別有[illegible]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玆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illegible]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illegible]

人以天道爲治故其效如此 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人以仁義爲治故天下欣然親之譽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間矣 其次畏之 言又其次其君爲下畏之盖仁義盡而以智力爲治者也 其次侮之 又其次者爲下侮之至此則智力復窮矣 信不足有不信 太上之無爲與夫後世之有爲其本末得失之故未易知也雖明道之君子迺能深信其必然衆人知不及故信不足信不足故有不信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太上之君重其言而不敢輕易言猶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而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盖聖人者既無所爲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行也民無相棄安有仁民無相犯安有義及道之衰由有不親始知有仁由有不順始知有義世皆以仁義為至德而不知至德之有在也

智慧出有大偽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其作大偽也勢所必至爾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逄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昔老子之言以道為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為至儒學之絀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為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為而溪然人之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義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

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矣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義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於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民之為生豈患聖智之不足而厚生利用之有闕哉惟聖智出而爭以生事其始也為利小其弊也為害鉅莊子所謂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故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民之天性自有孝慈之心豈復有待於外哉夫惟仁義出而彌文作民將取於形跡近於名譽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真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民之始也本無盜竊之患惟智巧出而詐術滋亦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屬附著也聖人之洽必棄絶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廼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役其貲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尙文而不實者浮薄而寡成文之不

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音現○物無飾曰素木未斵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夏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絕之於復盡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為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

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不知厭其多事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驚於淫後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盖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子獨以為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

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類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去彼而取此所為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衰有所為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暫舍於人廢浮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人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為毅矣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絶學無憂

古之君子其學以求性命之理性命之外無所用心所謂為無為而學無學也及其失也化而為世俗之學文[illegible]質博識心其實無益而反增其憂矣學者貴外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務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飮藥以加病乎絶之而不為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

五藏外勞耳目羸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爲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宗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攓搴遖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上聲○唯阿皆應聲幾何不多也言此二者但僅有遲速之分然一則爲恭一則爲悖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之異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之際以求免於不善乎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荒遠也央已也因言唯之與阿故遠言凡人所畏者皆當畏之其事益甚遠而未有窮已不但如應對之一事爲然耳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喜樂貌泊靜也兆迹也動之微如龜兆之微坼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

言衆人貪於外物而不勝其樂欲之心滔
然未嘗萌動如嬰兒之未能孩笑者不知衆
人之樂爲樂也上亨畏懼與人同此言好樂
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脩戒之常而好樂者
衆人貪欲之志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不住者於物之意無所歸
者性本無所歸也下文義並放此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然得皆妄也無所得廼得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悶音門○沌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昭昭
明白察察分辯所謂爲智在毫毛而不知大寧也悶悶猶憒憒若昏悶悶明道若昧也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若晦昏黙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無所
依止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食母食音嗣○以為也古者謂鄙為美野為鄙言衆人皆有為我獨頑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此衆人之所不為而我之所為也吳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右第二十章一千一百九十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恍惚窈真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妙者曰精上言大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為物初無形狀之可見雖因無形而其中則實有物甚真謂極真實而無僞有信謂有信驗而不忒子觀

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其所謂虛無者豈眞斷滅而無物邪蓋不難知矣論者徒譏老子爲虛無之學不亦異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山知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卽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未有不逝者故此道獨名不去耳此通上文以終首二句之意又以起下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此下文之所云也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惟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母則知其子矣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窪烏瓜反○六句並古語也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闇然而日章也少則得以約爲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即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放此此吳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爲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於一而萬事畢故是以爲天下法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見賢遍反○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衒露也明猶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爭者由於

有我是果之以上人乎聖人不爭惟無我也德莫加於無我天下其孰能與爭耶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爭故天下莫能爭以此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擧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希無也自然無爲也希言之事宜若近小而老子以爲無爲之道學者能深思之則自當有見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自旦至暮爲終日不能久者不終朝不終日是也飄風驟雨迅剛躁有爲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以天地之大猶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

而不能久人而行之其能久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

同於德失者同於失無為之謂道為善之謂德過善之謂失虛無指

淡寂漠無為從事於道者也同於道亦如之長久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孝第忠信

樂善不倦從事於德者也同於德亦如之吉善矣反道背德安於危亡從事於失者也

同於失亦如失之凶醜矣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感德之理各以類至古語

曰大道者無私誠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信不足

有不信得失之應象其行事此理之必然者顧其理難和信不及此則有不信耳

右第二十三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跂企通○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潤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以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盖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大則反喪其義不能有終也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行去聲○贅疣贅也有功而加以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所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此物情之所惡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抑嘗聞之聖人有功而不伐人直以為恭讓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夫性之體未始有物則無我乃其固然者其有我也人心之生耳聖人知天性之無我是以去功名而不居盖我尚不有而況於有其功名乎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淳通先天地生豈有生乎原之於前而無始則要之於後而無終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寂寥無形之意周徧也凡數有對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窒出其域則閡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間而無所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為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強其丈反○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既有字不可反無名則強為之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大曰逝逝曰

遠遠曰反強爲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弗旣多乎故累變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弗足以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爲天下母培養萬物而天地以陰陽佐之此三者之所以爲大也三者雖立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億兆之主王亦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眞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老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虛無淸靜而常無爲內

自然也此章先言道而涉及於天地王者乃其指趣歸乎勉王者而已李約讀法地地爲句絶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法地者令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皆放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嘗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指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言輕重靜躁其異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

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奈如也輕躁者君子莫之肯爲也奈何萬乘之主所繫至重顧可輕其身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所必至也蓋人主持享輕脫則臣之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讁音摘鍵巨偃反○瑕疵也讁過也籌策計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

也凡人能行而不免轍轍之跡能言而不免瑕疵之失能計而不免推筭之煩能閉而可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為善也善乃善行渾然而無跡善言粹然而無弊善計不以籌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信手足以為善矣育言五者之善甚異於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亦若是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之善者寡其同已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愛也夫如是則其所棄之人物亦多矣惟聖人者其心無私其教無類凡天下之人物聖人常善救之故未嘗有一人一物為聖人所棄而不救者也襲重也襲明猶言重明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助也善人者非獨善而已固欲人之偕[illegible]

也不善人能效其所為則可改其不善而入於善此善人所以為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在所養以善人能收而教之則亦希有所成就而善人復獲其用此不善人所以為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人不善人之師若不善人顧自絕於善人不知寶以求益是不貴其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者善人棄絕不善之人不知愛惜而教之是不愛其資也二者之所為皆過矣雖曰智者未免大惑也是謂切要之道顧微妙而知之者寡耳列子曰聖藏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道其孰有切於此哉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復並扶又反○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水所注入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守而守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以為天下之所歸往為天下之所取法矣常德者柔弱昏昧卑下因恒久之德也忒差也全也無極猶無窮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為雄所寧為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為雌

則其材固雖已夫豈守雌之謂哉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哉道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是異也

樸散而為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此三言者譬喻之辭

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也割分裂也樸者道之全體散而為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衆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衆職無不統也及夫道散而為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不能載地不能覆神有所短之有所否況且下乎樸散而為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兼也官長分而為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兼也是故樸散而為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不該不偏一曲之士聖人之所不為也聖人如用之其為官長而不為有司乎凡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全體虧矣

故大制不割即樸散爲器之反也此承上文言樸遂複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爲貴而樸散爲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惟以有爲而爲之此不可得天下之治已爲天下之爲物也猶夫神器非人之所能爲也敗爲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与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呴音許一音屋○此言天下所以不可爲也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溫或吹而寒或强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

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呴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行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吾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奢濫踰僭之事凡增有益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語意本於此而意貫不問事有太過者去之若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儒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後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

吾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
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
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
不與也斷理也儒者之六經蓋經經言之末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去聲還旋

道○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之毒天下甚矣絶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
所怨思之所疾未有不反受其禍也所兵衆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言宿兵不能農事廢
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
所致也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

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果決也承上而言以兵強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迫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此因勿強而言壯強也道以柔弱而長久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強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強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主陽為生右為陰為死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

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比申言首四句之意恬澹安靜也義猶善也兵者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爲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盖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戚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憯怛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絶之民叛之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比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事以左爲尚喪事以右爲尚軍禮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迺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爲尚也古者制軍禮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位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

之皆行尚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常無名然曰道者無名之強名耳道體甚微豈於用而後大故謂樸爲小天下不敢臣謂其尊而無上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以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矣止所以不殆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始制則有名急制若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

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
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飮食之禮起矣或橧巢營窟或上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
或懋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飭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
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寖多於斯時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
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止故事多創於易姓名浩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儉者
化而奢質者改而華厚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澆漓之勢
成矣原其所由來咎在徇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侯王及夫始制有名之際宜爲有
吉終亂之慮賁曰循重改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
定犢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
殆之患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穌子由曰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宗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侯王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有知人之鑑而能辨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惟能自知其性者此天下之至明者也有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惟能自勝其私意者此天下之至強者也

知足者富

不知足者其欲無厭雖有有餘之富而恒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澹然無欲隨所有而裕如也可謂富矣

強行者有志也

不能強行者多廢其志不足稱惟強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

礪可謂有志者矣不失其所者久物各有其所失其所者亡得其所者久物皆然心為甚不離於直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死而不亡者壽龜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晦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言也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逆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之所當辨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汎者周流無滯之意可左右者言其無所不可舉左右以例其餘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

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迺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德於物而終不爲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若躬養之必爲之主孰能如道抱愛養之德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夫道漠然無心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歸之然終泰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之心盡夫道也雖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此其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執守也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為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潤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泰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将欲歙之必固張之将欲弱之必固強之将欲廢之必固興之将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歙闔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或云者言物之將歙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歙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柔勝剛弱勝強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則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明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謂國之威武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黷武也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躍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禍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右第三十六章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詐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

可謂甚不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爲是也

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挾文說陳平少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禁而後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常無爲焉然天下之物莫非道之所爲也列子曰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即此意也昔程子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作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予觀

老子之言正與易合而程子與一不與一其論近於不平矣其曰舊有為而以無為爲之此用其私心未免有為者之弊老子之意本不如此不知程子何據而言也矣至人靜而無為有不待言至於動而應物則又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是亦未始有為也故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至人之心已世之私意小智之人固有如程子之所訶以之議老子之道而語至人之心殊不然矣

王侯若能守

萬物將自化無為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作動也鎮壓定之使不動也柔上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將動而風俗將變盖或加美於質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辭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夫無名之

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心是猶為有欲也故亦不必不欲迺爲恬靜之至耳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天下而天下自正矣

右第三十七章 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它章亦曰始制有名名亦旣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為相類盖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為治者惜哉其莫之鑑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盖三四萬歲去民之初生士俗固為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間生民之道至當久備而容有致飾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際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盖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為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澤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

其間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烏呼
古者越二三萬歲初民風之美曾不止息
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轉已大敗其故
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
曾不能復[illegible]益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合二千三百二十三

老子集解下　　大寧居士薛蕙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者知道之無所待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能不失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無以為謂無所為而為之有以為謂有為為之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仁藹然慈仁汎愛兼利然至誠惻怛消無所為而為之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止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以服人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就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為之也視仁義

為愈甚矣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吝則起而相爭而忿爭之態作矣蓋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其視上義之有以爲亢可吝也德言上下自仁以降言上而不言下蓋不足言故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有至德而不自德者道也有德而不能無心者德也惟其有心則淺薄之漸而道之賊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德雖有心猶爲渾厚及德衰而有仁則親愛之私益著矣故曰失德而後仁息懷不足以義服之故曰失仁而後義義不能服難以禮勉強於外非心悅誠服之謂也故曰失義而後禮文道四降而至於禮迺德之最薄而不可復降者也降則皆亂之道而又有每下者焉可勝嘆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禮末必無忠信而迺忠信之薄也非以濟亂而迺亂之首夫忠信之心苟極其盛

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善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寖以微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務施報非太上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鄉之揖讓適所以為爭鬪之階也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適道之華也非以為愚而適愚之始也夫道之真務養其神明雖光耀天下而含章不發若夫用其聰明逆知治亂豫言禍福此可以驚世駭俗而反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億度屢中遂將狃之役神於外適迷惑之本也故曰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承華薄而言大丈夫猶言大人也禮者忠言之薄前識者道之華此中人之所守爾旨失忠信之至自然動物太道之相無知無欲恒大丈夫之所從事也

老第三十八章

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
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要
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
去本寖遠而爲德爲殊異矣豈誠分而爲五
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
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
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
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
之思乎又譏老子者或曰仁義禮法皆人治天
下之具也老子之學迺欲棄仁義絶禮法
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
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
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
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昔之云旣不
是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
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
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絶禮學
者而豈從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
絶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
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絶禮

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
江左之三士大夫務名高溺宴安急權利
好聲伎甚貪鄙偷薄極矣若夫尚清談嗜
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
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
白若辱務言高乎蓬行有志溺宴安乎少
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
畏四鄰者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
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
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
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
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
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
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
所不屑為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
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至薄者晉人
之行
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氣淸明故曰淸地體安靜故曰寧鬼神聰明故曰靈原泉不竭故曰盈侯王在上天下宗之而取正故曰爲天下貞王者之致是皆一之爲也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蹷蹷音厥○發動也蹷仆也天無以淸蒙上以淸而言天得一以淸無以淸者失其一也將恐裂者不能常淸也以下意并放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侯王之在天下與庶民故等夷耳庶民歸之自匹夫而爲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爲匹夫是侯王之貴高特以庶民之下賤爲基本也

侯王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皆自
民下賤之稱侯王不取貴高之號而以此自
名者不忘其本也非乎者是也言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正是以賤爲本早吳勿請曰先云
賤爲本下爲基後但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
云賤爲本卷文也
琭如玉落落如石數上聲致義未詳疑衍
文也琭琭玉貌落落石貌
有衆材而後有輿輿也者衆材之總名也者
一一而數之蓋徧衆材合而後成輿著無衆
材是無輿也譬猶有庶民而後有侯王侯王
者庶民之總名也苟一一而數之蓋徧庶民
合而後成侯王若無庶民豈復有侯王哉輿
雖義美衆材之小下者自爲美也侯王雖
貴矣非庶民之賤不能自爲貴也故爲侯王
者欲其貴而能賤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也蓋玉貴而石賤局於一隅而不能屈伸變
化者也此與上節但就貴高而言而不復及
溽一者蓋侯王之失其民者由失一也其失
一者大氐由恃其貴高而肆於民上故耳老

子詳言貴高之故蓋戒之也

右第三十九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道之動以復為本蓋不復則不可以動必凝聚收斂而後能發揮之盛故反者道之所以為動也道之用以弱為常蓋不弱則不可以久必冲和濡弱而後無亢盈之患故弱者道之所以為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此義也橫渠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學者以先入之言為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辭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桓隨名而生解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為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邪將謂濂溪為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然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

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又曰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與言有無之說矣

右第四十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夫道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反矣惟上士聞之則能勤而行之以其知之明而信之篤也中士則疑之蓋未能真知而篤言也至於下士直大笑之而已然使其不笑則道與下士之見同何足以爲道乎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義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曉下士所笑乃義善之義善者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纇音類○建言古之立言也纇絲節也知道至於明徹則黜其聰明反若愚昧行道至於

進益則損之又損反若退卻造道至於平易則清而容物不欲小察反若有塵穢而不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德之至高者必知雄守雌反若卑下德之至潔者必和光同塵反若汙辱德之至廣大者必不矜不伐反若狹小而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偷苟且也渝變也建德者無為故若偷惰而不競質真者不飾故若渝變而不新大方者不劃故無廉隅之可辯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真成大器晚成不若小而速成也大音象音之本又寂寞而無聲也大象象象之宗反杳冥而無形也道者象象名之祖反隱匿而無名也貸[illegible]謂假予萬物也且成者又能成就之也自明道若昧至此皆建言也可見道之深遠實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illegible]長而下士所以大笑也王輔嗣二凡與[illegible]

善皆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右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董思靖曰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而嚮暖而沖氣運乎其間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為用迺為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嚴君平曰微寡

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與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蘇子由
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也
之達者盖己知之矣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之
則就其沖和故益益之則遠其沖和故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
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梁亦強也木負棟曰梁所
取其堅強之意不得其死非正命而死也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
人雖嘗以此爲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最切也老子以爲教父盖知其所以然故也
右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
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曰強

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
勝而至柔爲能從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
無有爲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
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

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不言而民化無爲而
事洽此聖人誠信之
至德自然之成功也若夫教必言而後從事
必爲而後成其所爲甚勞其所及甚寡去聖
人之道遠矣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
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
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
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
天地感且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
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右第四十三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多猶
重也
世之人不知貴己賤物之道而危身棄生以
徇物老子閔而教之曰名之與身何者其親

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
乎何爲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
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
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是故甚愛必大
費多藏必厚亡
承上言身與名貨得此必亡
彼未有兩存而無害者也甚
愛者必汲汲於知名之事其所貴必大矣多
藏貨者汲汲於貨殖之事其所喪必厚矣嚴
君平曰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
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
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
得臣莫大乎身禍世之臣亂國之工絕逆天
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憍長濫困民貧國
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爲盜賊天
下不親世多兵革莫大乎貨故得之與亡孰
病哉孰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
以絕天不能救失名失貨道德是佑神明是
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故紬身大名未可與
論至道也經身重
固未可與同利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長久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豈自恣而無求者也豈有無求而有辱乎知止者懼後進之之有損益知幾而固守者也豈不知幾而至於危殆乎之二者適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之道也

右第四十四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成而速毀盈而速竭由遂恃其盈成而不知持之以道也大成必守之以缺故能不毀而常成大盈必守之以沖故能不竭而常盈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意並如上但省文耳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躁動則陽生故勝寒靜處則陰生故勝熱清靜無為也為天下正猶言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謂為天下法也聖人之德至無為而整故可以

爲天下正

右第四十五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走馬言寢兵也戎馬生於郊言兵久不歸也天下有道諸侯各守其國不相侵伐故退却走馬而無所用惟盡力於田畝而已天下無道列國兼幷兵連禍結而不得解故戎馬不歸育於國中而至生於郊外也

罪莫大於可欲

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故凡物之可欲者迺罪戾之本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無厭之心禍之府也韓非曰人無毛羽不衣則不能扞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扞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諸侯小爲千金之資其

以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
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

足咎莫大於欲得貪得者必不免於凶咎大者禍天下殃後世其次殺

其身亡其家然此特凡人之患耳而為道者
尤不可不慎也凡非真性皆外物也外物本
不屬己夫焉得而有之故欲得者適自喪而
無欲者乃真得也蘓子由曰匹夫有一於身
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人皆有至足者能知至足之足則無所
不足惟不知此是以欲得而不知足也

右第四十六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之情不異吾之情也天地之道不異

吾之道也故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
以見天道遠者對近之稱少者對多之稱本

(在於內乃至近也索之於外故彌遠也知一渠約無不通也博物多知殊有限也由其求愈遠而愈不近所以知愈多而愈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通於一而萬事畢具物情日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也能名其理致不窺牖而見天道也惟其不行而至不見而名故不待有所作爲而事無不成也)

右第四十七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爲學者貴博故多聞多見務日有所益爲道者貴約故去健羨黜聰明務日有所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損也者損私心而反無爲也然人之私心甚多雖日損之未能遽盡也故必損之又損然後私心漸盡以至於無爲也至於無爲則同乎道矣內而

聖外而王天下之事皆其度內耳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無事即無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爲自化淸下自正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右第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聖人本無心其有心也以百姓心爲心而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承上言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然人有善不善信不信之不同而聖人者後能視之如一也蓋聖人之所存者純乎善信而已矣未嘗有不善不信也其施於人一皆以善而懷之以信而使之未嘗以人之善否信延遂亦一二三矣德也其爲德所謂至善至信矣若無人則

不善不信吾亦懷斯心以感之是衆人聖人淺薄之害君子且莫肯為況聖人乎

之在天下惵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惵音帖渾上聲○惵惵安靜也渾其心謂於善否信[illegible]同以善信待之不分別也聖人之為此不惟躬自學而已亦將以至仁至誠之道而感化天下也故曰為天下渾其心然百姓見聖人之不分別也不測其故皆大異之故注其耳目觀聽聖人之所為聖人則皆孩之知其無知若孩童耳孩童之見不喻大人之事猶[illegible]嬰之知不測聖人之道也

右第四十九章

出生入死生死者相對之物也有生則有死矣故人一出於生則即入於死古人有言九人惟欲斷死不知斷生亦猶老子之言是也此性命精微之理學者宜致思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任其生而稍久淺者生之徒也傷其生而速夭折者死之徒也世俗之悠悠者舉不越斯二者之間矣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此世俗之中貪生而不知道者也之道廿動輙也生生者求生其生也人之貪生者本欲適生然輙適於死地者是何趣福而反得禍也盖以其自私自利過於求生其生而不知更近於死也列子有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亦此謂也夫悠悠生死之徒既汩沒於變化之域而有意於久生者之終莫逃於死地所以然者由未聞出生入死之說耳盖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攝持也言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是十分之中纔為九矣九之外有一則善攝生者是也所處也無死地者由其生也由無生斷無死地矣由無死地斯物莫之能傷矣至人者明乎無我反乎無朕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人但知其無死不知其本無生也苟非其人私計身心妄生念慮內則有疾走之跡外則來猛虎之患矣

右第五十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畜許六反下同○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衆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別而言之有此四者之異然物形之勢成之亦皆道德之所為爾管子曰虛無無形

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自生至成莫不本於道德是以同尊之貴之蓋其本在是故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物無生而貴者如天子之尊貴必命於天諸侯之尊貴必命於天子惟道德之尊貴不待有命者而本自尊貴可見道德之尊而無上也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長並上聲○攄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然雖生之而不自私雖為之而不自恃雖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為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右第五十一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天下之事不自始也蓋有始者為之母矣

下之事迺從此出皆其子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復扶又反下同○天下之事畢陳於前智有不知則摯殼未亡也或有知其身鄰者固非能得其母也視不知者豈相違哉惟得母以知子者斯能無所不知矣然得其母者豈徒欲知其子正欲復守其母也使知子而不守其母則舍本趍末終亦多方喪生耳知雖落天地辯雖彫萬物能雖窮海內不足貴也沒身不殆夫守其母者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落絡通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易曰兌為口塞其兌使內者不出也閉其門使外者不入也如是則澹然無為何勞之有若開其兌而濟其事由長動之死地而終身不可救也見小曰明守柔曰强事著而見其智不能知微也此見小之所以為明乎物壯而不變其力不能常勝也

此守柔之所以爲强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光者明之發心之感通之用也明者光之本心之知覺之體也心體不能不發於用顧用之太過而不知復反於本縱其情而害其性是自遺其身殃也以感通爲斯須之用以退藏爲真常之本則於內外動靜之理得之矣襲重也此日用之常而復有常道存焉故曰襲常

右第五十二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介然小也列子曰介然之有施張太也老子自言使我少有知識行於大道惟以夸張爲畏也後世之儕大抵習於夸詐故老子自矜之甚以深警之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言大道甚坦夷民反倍之而好由小徑如下文之所云

也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除潔好也盛脩宮室以爲觀美然不務本而無畜積故田甚蕪而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飮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服文采帶利劍者飮食奉養侈靡也財貨有餘兼并不足也彼不足故此有餘矣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聖人之道卑宮室惡衣服菲飮食務農重穀利民均布貧富不拈耀今皆反之故曰非道

右第五十三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呉切淸日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遷仆之時善建者則永不拔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挩而離去之日善抱者則永不脫焉謂此二言者以喩樹德深而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輟言德盛而流澤遠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

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
之天下其德乃普修之身以善達善推之達修之身道修之家以下並
同真真實也餘優餘也長加遠也豐盛大也普周編也吳幼清曰邦諸本作國按詩序周
之邦國焉之下孔頴達疏老子云修之邦莫德乃豐盖漢避諱改作國唐初聚書最盛猶
肯未避諱以前舊本今按韓非解老正作修之邦下文以國觀國亦作以邦觀邦云故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
天下觀天下衆人之理即一人之理也故以吾之身可以觀衆人之身有道
於此吾修之身而其德乃真譬之也人夫豈異乎下四句之義並同以天下觀天下謂以
今之天下觀後之天下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
無二道也聖人知天下以此道知之爾

右第五十四章朱子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愚謂

楊氏爲我蓋學老子之道而得其一偏者也考諸老子之書如此章所云豈徒爲我而已耶至於他章所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如此類者不可勝舉由是觀之楊氏之學不盡合於老子明矣昔人謂孟子不排老子其言殆未可非不然孟子何以舍其師而攻其弟子哉學者知孟子不排老子庶幾知老子之道未可輕議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螫音釋攫厥縛反搏音愽○含懷也比類也赤子始生兒也吳幼清曰毒蟲蜂蠆之屬以尾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

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朘子垂反號平聲嗄所嫁反嗌音益○朘赤子陰也號啼也嗌咽也嗄聲嘶也蘇子由曰無執而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動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物不至者則不反知和者可以長久故謂之常知常者是爲知道故謂之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孼也生本自然惟養之以無爲可也益生者以人而助天是爲妖孼而禍其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逞剛強而暴其氣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承上心使氣曰強而言解見上篇

右第五十五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隱無名知道者默而識之甫棄華其言蓋不

知道者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是謂玄同承知者而言玄同者大不同於物深不可識也

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

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望之崇深不可得而親歛人以和又不可得而踈也少私寡欲不可得而利含德之厚又不可得而害也不羨寵榮不可得而貴不嫌早辱又不可得而賤也此至德之事故為天下貴

右第五十六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為治有體故治國以正法兵事欲敵人不測故用兵以奇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故取天下者必以無事

上二句特發端以深下句耳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設問以起下文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禁罔疏闊天下安有忌諱哉忌諱多則民觸法抵罪失職者衆故彌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昏亂也人皆敦本業而不逐末雖有利器無所用之其多利器是交騖於利也故國家之亂滋甚矣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民誠樸豈有作淫巧者哉素民多技巧故多奇袤無益之物皆亂天下之具耳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平世則法令愈簡亂世則法令愈繁上奇法以防下下巧法以罔上則姦軌寖長而盜賊多有也四者之患始於人主有為而天下愈亂如此以此知取天下者必以無事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復引聖人之言以證之也聖人無為固有不言之教而百姓翕然自化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好去聲○聖人好靜民亦

無爲無爲則自正矣我無事而民自富上多事民必廢其私業能無貧乎故上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有所欲民皆趨之而矯飾之行作矣故無欲而民自樸韓非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右第五十七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音門〇悶悶察察解見上篇淳淳愿慤也缺缺殘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極終也禍兮福所倚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而言福兮禍所伏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言此二者或始若爲禍孰知其終爲福或始若爲福孰知其終爲禍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祅民之迷其日固久復又也奇衰也承上言禍乃爲福而福乃爲倚剝禍福真無正

邪良由有人正者反以爲奇善者反以爲袄是人之顚倒錯亂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王旣沒後之爲政者大氐以道化爲迂潤而甘心於刑名鍥薄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劌姑衛反○廉稜也劌害也皆謂芒刺傷物也

聖人之治雖至公至明而不失含弘寬厚之體不爾則乾核太甚而流於察察之弊矣

右第五十八章

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夫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二子而云爾其曰慘礉少恩則專言韓非

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
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莊周論君臣
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
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
無疑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
刑名之所以用也考亭朱子頗以二子之
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
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噫彼二子文
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顧是非之實盍
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一時未定之論
殆亦考之不審矣古者刑名之學雖有宗
於黃老者然不過竊其一二言之近似若
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老哉且申韓殺
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匠斲之喻申韓
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智治國之戒安
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流之同哉然則
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誤若蘇張之誤
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世知尊老子者
如遷盖寡要亦知老子之淺者耳如曰皆

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能無失若夫以申韓曰傳則又失之大者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略放於道家曰應之說迺其實則苛察繳繞正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為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曾不得與老聃之良齒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而猥使之同傳哉自遷創此論或者曰傳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責矣○覈音核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儉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治人之嗇也郊用特牲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事天之嗇也夫治人事天皆莫如嗇則嗇之為道無所不宜矣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早服猶言先事凡儉嗇者未有不足之患而豫為不足之計故

曰早服早服則積累之日久故重積德克易也重積德則人給家足故無所不克無所不于

克其國未可量也故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能長保其社稷故可以有國韓非曰衆人之

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衆人離於患

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早服入

曰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也○雖如字有國

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

道柢根也有國之母謂嗇也可以有國其本由於嗇故謂之有國之母上一節言嗇之

可以治國此一節言嗇之可以養生

右第五十九章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它底意思只要收

歛不要放出又曰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

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是於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如其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蔡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功愚謂朱子之言所謂得之而不盡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小魚也烹小鮮者不敢撓動恐其糜爛聖人之治大國當如是也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莅臨也鬼謂鬼神神謂靈爽聖人以道化天下民無不善惡無明威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擾解其鬼不神也鬼實有神以其神不傷人故若不靈耳列子曰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

育常時年穀常豐上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意亦若此聖人不傷人淸靜不撓是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鬼神聖人兩不傷人則道德之美皆聚於當世如董子所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也

右第六十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下流爲下並上聲以下或下爲去聲○下流江海也交會合也言大國之道擬之於物如彼下流及天下之牝也盖下流者處於衆水之下然以其卑下故天下之水皆歸之是以爲天下之會也牝之爲物不强於牡然牝者常以其柔靜故勝牡由以靜并牝之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以大國下小國則小國附之以小國下大國則大國納之以取謂取人而取謂取於人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大國欲兼畜人今下小國而小國附之小國欲入事人今下大國而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所欲也然小國之欲止於事人而大國之欲在兼畜人事人者出國無禮則改事彼國兼畜人者失一小國則非兼畜矣故大者尤宜為下也王輔嗣曰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大者宜為下也

右第六十一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奧猶尊也室內西南隅曰奧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

祀及尊者常肅焉保者依之而求安也善人得此道猶懷寶於身則能無所往而不利不善人始失此道及其罹禍以圖存然後保守於道亦能轉禍而爲福言進之在天下善與不善皆蒙其利所以爲萬物之奧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行去聲○申言善人之事吳幼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鬻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申言不善人也人有不善改則善矣故人之不善不可遽以爲不善而棄之也古之立天子置三公正所以教化不善之人豈可反棄之邪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物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以將命故曰拱璧以先駟馬坐跪也獻人以拱璧駟馬此世之所謂至貴者然不如以此道與人言道之貴雖物之貴者弗如也

古之所以貴

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夫求者恒難得有罪者恒難免故雖王公之貴晉楚之富固未能遂其所求免其有罪也惟此道以求所欲則必得以免有罪則必免豈非天下之至貴耶此古之人所以貴夫此道也

右第六十二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為無為者一言已盡矣事無事味無味皆為無為之事也引而申之文辭之體耳嘗為之說曰夫無為則非為也而曰為無為者何哉原夫老子以後世之好有為而反喪其自然也於是教之以無為其曰為吾所以為夫無為耳既為之無為豈復有一毫之作為然則從事於道者固不可執乎為而背乎無為也夫心愈為則心愈亂國愈為則國愈擾德愈為則德愈不真道愈為則道愈不進[illegible]

之之害蓋無往而可惟易之以無爲則夫欲者之理各反於自然斯可以坐而得之矣音嚴君平有言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爲淸也神不可以思慮寧也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司馬溫公曰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以上皆言有道者之行下文皆申言此二句之意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凡難事非遽難也蓋起於易而積漸以至於難故圖難者必於其易無以易而慢之使將易之事不可爲也大事非遽大也蓋起於細而積漸以至於大故爲大者必於其細無以細而小之使遠大之功莫能成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未嘗爲大惟積累細微故能馴至於大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

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言許人曰諾輕易諾人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舉此一事以況多易必多難也

右第六十三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言圖難於其易合抱之

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此言爲大於其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

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無爲之理[illegible]之執之皆安也故爲者致敗而不可成執者失而不可得曰無爲故無成與虧變而無執故無得

與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幾乎成○幾近也常人見事之將成矣而慢易之心生焉則常轉而為敗矣慎其終如慎其始斯能底於成而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復反也聖人欲不欲者無欲以為欲也難得之貨則棄之而不貴學不學者無學以為學也衆人之所過則反之而不為夫難得之貨非性命也固外物也衆人貪其所無用而敝精神以求之幾已貴物甚矣聖人但貴無欲而不貴彼也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衆人不因其真而妄加作為以害之背醇樸而事智巧舍易簡而之繁難斯已過矣聖人務反衆人之所過惟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所作為也

右第六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智慧者僞詐之源也古之善爲治者非以明民開其智慧固將愚之使之醇樸耳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民之愚也質樸之性尚未失故教化爲易施誠信之心尚未變故禁令爲易從及其智多則淳樸盡而巧詐滋欲訓道而整齊之蓋甚難矣古人不明民而愚之者爲此故耳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賊害也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智造僞飾詐是國之害也不用智治國則民化而爲樸黎民醇厚是國之福也王輔嗣曰民之難治以其多智當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楷楷式法也衆人之言爲國也以爲用智則治不用智則亂此未知楷術未可以治人也
故能知兩者利害之實亦足以爲天下之楷式矣衆人之治貴用智而聖人之治貴不用
智是謂玄德之深遠而與物相反也順治也天下在無大亂罪在於好智夫惟不用智然
後至於大治矣

右第六十五章盧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周子之意與此章之指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莊老云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天下之谷皆歸往於江海故江海爲百谷王然所以能致此者以其處於百谷之下爲能善下百谷耳是以聖人欲

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人性處上者也由聖人能下人後人是以雖處人上人欣戴之不以爲重雖處人前人悅隨之而無傷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推奉處上而人重處前而人則人雖推而不樂樂而必厭矣由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奉之而終不厭斁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下人後人是不爭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是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右第六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不肖謂無所象類此譏達巷黨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為大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者愛物而不忍傷之也不敢為天下先處於衆人之後也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長上聲○慈故能勇猶言仁者無敵儉故能廣節用則有餘也不敢為天下先則天下皆推先之故其成器為天下之長也今謂當時之人且又也非慈非儉非後此危道也況復重之以惡鮮不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衛護也慈為三寶之首特

覆言之以慈保民民皆親之如父母故戰必
勝而守必固言慈爲人之所助也慈者不傷
物其德能動天也天將救其危殆亦以慈
衛之不使敵人傷之言慈爲天之所助也

右第六十七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善用人者爲之下士吳氏以爲古者車戰爲士是也善爲士者尚德不
尚勇善戰者恬澹爲上不忿怒也先言二者
以起下文耳善勝敵者修之於廟堂之上而
敵人自服若夫興師動衆角智力而使勝之
兵之末也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其力不爲用

善用人者能爲人下然後得人之懽心而天下皆樂爲之用也是謂不爭之

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之德應善
勝敵而言用人之力應善用人而言不爭之
德不以兵車而天下服用人之力不勞聰

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為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山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右第六十八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是言老子善其言而稱之吳幼清曰為主肇兵端以伐人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不敢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為兵首但為應兵雖為應兵而亦不欲合戰不敢少進求與敵遇寧遠退以避敵也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行上如字下音杭○無行無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此老子贊美古語之辭謂用兵者果能如是則雖用兵猶不用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幾平聲○寶即慈也蘇子由曰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好戰好戰則樂殺人所以幾喪吾寶也故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已

右第六十九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凡老子之言固易知而易行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蓋不明道德之意也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此言莫能知莫能行之故言有宗事有君謂道德也凡老子之言非無稽而言也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言故以此明得失然否之辯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夫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庶幾其能行之矣由無知乎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

能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惟知我之言者寡是其言之高妙逈貴也若使我之言夫人而能知之則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喻人莫能知也王輔嗣曰知我益希我亦無匹

右第七十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眩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為上矣上篇所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即此意也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為知妄知在心斯為病矣莊子曰知謂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

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
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
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
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
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
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
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
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
黃帝爲知言○唉音哀
夫惟病病是以不
病
妄知者性之病也知妄知爲
病而病之斯無妄知之病矣
聖人不病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不知者正聖人之事也
聖人無妄知之病由其以
妄知之病爲病故
妄知之病去矣

右第七十一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可畏者謂疾病災禍
之爲大威大可畏者謂

死亡也言民平日不知畏其可畏而觸情縱欲以爲無傷由是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而大可畏者至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通禁止辭所居或高或下然皆足以自適不可狹小之而若不容所生或厚或薄然皆足以自樂不可厭惡之而若不屑老子言此特以譏夫世之齊民使至安貧委命而肆志於天地之間也況於王公卿士稟賦優而居處崇者可無戒谿壑之欲乎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不言不狹省文也衆人厭其所生而乾沒不已於是求利而得害求安而得危鄕者本非可厭至此適可厭也惟不厭者知足不求終無危殆之患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見賢遍反○生本有定分衆人不知命故厭之惟聖人自知其生順受天命不自衒鬻而有慕外之念居本有餘裕衆人不安其故狹之惟聖人自愛其居不擇地一

而安之不自尊大而有出位之思彼取此謂去衆人之挟厭而取此止足之道也

右第七十二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聲○殺猶死也兩者謂敢與不敢利謂活害謂殺天道好善惡不善勇於敢者逆天之所惡故有害而無利而民之迷無有知其故者其惟聖人能知天意故於事且猶難之而不敢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繟音闡○繟緩也謀計算也天道不與人爭而靡人不勝無有言語而其應如響不待束召而自來格其心紓緩而實善謀世之禁網雖密然人多幸免者惟天網恢恢廣大有若疏而不容

而爲惡之人無有能逃也

右第七十三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爲政而任刑者以死懼民而已曾不知愚民之不畏死也以其所不畏而懼之其事甚甚不德而其術亦甚踈矣本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曰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於戲我太祖蓋天縱大聖人者故聰明睿智知言之與如此豈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博者老子之謂矣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

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奇邪也言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民孰敢為奇邪以取執戮哉今執戮不已而為惡者不變則民之不畏死亦明矣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斲音卓○上言殺人之無益此言殺人之有禍吳幼清曰司殺者天也唯天為能殺人唯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林希逸曰此章言當時嗜殺故有此言

右第七十四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稅租也取民多故民食不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上有

之

（為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賢愈也生生之厚者徒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剥而怠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為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右第七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脆輭也徒類也人生則柔弱可以屈伸和氣之使然也死則強直和氣去之矣草木之生死亦然以此見堅強者乃死之類柔弱者乃生之類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拱通○

其柱也荀子曰強自取柱兵強者則敗亡常
為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交柱常為衆木之
所壓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
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〇柱音
主

右第七十六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擧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高者抑之四句言弓
人為弓調適弓幹使
之相
稱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
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
有道者
天道均平而已故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道逆天而不平惟有道者明於天
道迺能推己之
有餘以奉天下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

不處其不欲見賢邪見賢遍反○古之人其才過人者則思以其才而濟物未嘗挾以自大也故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人之賢智者則自計其有以躬亨佚樂豈適然故役乎愚不肖者以養己聖人為而不恃若無能者功成而不居若無功者正不欲自見其賢此非聖人以私意而過為謙天道當如是爾

右第七十七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凡物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然以之攻於堅強而堅強者皆受其攻而莫之能勝則天下之物能攻堅強者亦無物可以易水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

王正言若反天下亦皆知柔弱之益而終莫能行柔弱之事蓋以剛強為榮而以柔弱為可恥也故復引聖人之言以告之垢恥也垢恥不祥衆人所不能受也樂受之而不校惟柔弱者能之以其柔弱而制天下之剛強故能保社稷而有天下也傳曰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如句踐入官於吳而越卒以覇呂后不報嫚書之辱而匈奴和親即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俗之言但謂受辱者為庸人今聖人之言乃如此聖人之正言非真若反也由世俗之情觀之則若反耳

右第七十八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和謂和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劵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民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讎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為仇讎既諧和則不得相讎違約而讎者司約治之

竊意當時難之事初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專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猶有報復讎害之心此特褒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言也何足以為善乎蘇子由曰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調平聲難去聲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責於秦魏之王史記曰享成操右券以責盡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責謂責取言聖人惟施與於人而不責其報己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己而忘之從可知矣○予與通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付一取之視執左契者異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但與人而不取於人雖不取於人而天常與之也

右第七十九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有什伯之器謂一國之民但共有什伯之器言至少也器至少而猶不用民皆無事也樂其生故重死安其居故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扶又反○民請事簡復還上古之俗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以其食爲甘也一三句意放此言民自足而不外慕也司馬温公曰雖疏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

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望平聲○相望相聞 言其至近不相往來
無求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 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終言其所志
願得小國以試 焉而不可得爾

右第八十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言之實者不假 虛飾也善者不辯善其事
者不事口辯也知者不博 知其要者不務多識也 聖人無積既以為
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積藏也聖人以 其道而為人以
其利而與人雖施及天下與後世而其 道愈有而無盡其利愈多而不減也 天之
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道育萬 物有利而

無害聖人之道濟天下功成不居此與上文無積雖分而言之如此然天即聖人聖人即天三者之德未始不同也折此三者推其極致非天與聖人莫能盡即其切近則人皆可以與能也此固老子為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中蓋屢伸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烏虖深哉

右第八十一章老子書舊分八十一章或謂出河上公或以為劉向所定著然皆無所考大氐由來遠矣故諸家讀本多從之王輔嗣司馬公本雖不分章迺其注意實與分章者相合獨嚴君平分為七十二章吳幼清分為六十八章予觀八十一章其文辭之首尾端次之離合皆有意義嚴吳所分蓋不逮也要之八十一章者近之矣

老子集解下

許筠曰老子之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其偏全則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佐混
緼不肯先明之大假去得至道天公至之以天下公道天義行之於其法而其未
明以三人能極三代以為人君尊信而吳之不如老氏同說老氏真世之書也

老子考異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曰疑以傳疑古者於載籍有疑闕則因之懼寖失真也自漢以下注老子者甚衆其書亾者蓋什八九存者數十家爾予家所藏僅十餘本校其文字多有同異今集解內頗擇其近是者而從之顧已意所安未必盡是或不若諸本之善也故並録附篇末以備參考若予所未見而不及盡載者好古君子當別求之諸本云

第二章

萬物作而不辭作下一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之治一無之治二字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矣一無矣字

第四章

或不盈或下一有似字

第七章

故能長久久一作生

第八章

故幾於道矣矣一無矣字

第九章

功成名遂身退 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十章

能無離乎 一無乎字下五句並同 生之畜之 一無此二句

第十三章

是謂寵辱若驚 一無此句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一無 二者字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若可以一並作則可以寄託二字下一並有於字

第十四章

繩繩不可名 繩下一有兮字

第十五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一無二兮字儼若容渙若氷將釋一作儼兮其若容渙兮若氷之將釋安以久之久一作動安以久動之一作故能敝不新成故一作是以一作是以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各歸其根各有一復字

第十七章

其次親之譽之知之一作親而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無下其次二字信不足有不信信不上一有故字之下一有焉字

猶兮其貴言(一無兮字)百姓皆曰我自然(一無皆字曰一作謂)

第十八章

六親不和有孝慈(慈一作子)

第二十章

如春登臺(一春字在登下)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一作儽儽)沌沌兮(一作純純)我獨若昏(若昏一作昏昏)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以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一作漂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下有一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母)

第二十一章

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三其字上一並無兮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並有兮字

第二十三章

飄風不終朝 飄上一有故字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者 下一重出 道者二字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一三亦字下並有樂字

第二十四章

其於道也 於一作在

第二十五章

強爲之名曰大［一作強名之曰大］而王居其一焉［一無而字一作而王處一焉］

第二十六章

奈何萬乘之主［奈一作如］輕則失臣［臣一作根一作本］

第二十七章

善計不用籌策［計一作數］

第二十九章

故物或行或隨［故一作凡］

第三十章

善者果而已［善上一有故字已下一有矣字］不敢以取強［強下

一有焉字果而勿強一作是果而勿強一作是謂果而勿強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無之器二字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一作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一可下有以字一無矣字偏將軍處左偏上一有是以字言以喪禮處之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莫能臣也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民莫之令而自均民一作人猶

川谷之與江海（與一作於）

第三十四章

功成不名有（一無此句一作功成而不居）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愛養一作衣被）萬物歸焉而不爲主（焉一作之爲一作知）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一作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第三十六章

柔勝剛弱勝強（柔弱下一並有之字一作柔弱勝剛強）

第三十七章

不欲以靜（不欲一作無欲）天下將自正（正一作定）

第三十八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一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九章

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盈下一有萬物得一以生一句貞一作正其致之一也一無一也二字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竭下一有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二句下二句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謂一作稱故致數數輿無輿數輿無輿一作數車無車一作數譽無譽一作故至譽無譽無致字

第四十章

天下之物生於有（之一作萬）

第四十一章

夷道若纇（纇一作類）

第四十二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我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一作亦我義教之）

第四十三章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糞下一有車字）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一無罪莫大於可欲一句一禍莫大於不知足在咎下莫大於欲得下）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無之足二字一無矣字）

第四十七章

不行而至（至一作知）

第四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上一有故字常上一有者字）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德一作得一無矣字)德信矣(德一作得一無矣字)惵惵爲天下渾其心(惵惵下一有焉字一作歙歙)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一無亦字)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無夫字命一作爵)成之熟之(一作亭之毒之)

第五十二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得一作知)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七章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字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

第五十八章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民之迷其日固久

修之身其德乃真

第五十九章

是謂深根固柢

第六十章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其字一本無二 天下難事

第六十三章

一本無何也字 有罪以免邪 有罪下一本有何字

善人之寶 有寶上所人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下何

第六十二章

以其善爲之一無此句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

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 牝一字無 以靜爲下

第六十一章

聖人亦不傷人 之下人字作民一作

聖人亦不傷人下人字一作之一作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一無下牝字以靜為下一無此句一作以其靜為之下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一無天字大上一有故字

第六十二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下一有也字一無何字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一無其字一無二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二下字下並有之字一

第六十四章

其脆易破破一作泮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一無是以二字一無聖人二字

第六十五章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楷一並作稽能一作常然後乃至大順一作乃至於大順一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六十六章

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民一下作人必以二並作以其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民一並作人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一無道字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一無也夫二字寶而持之寶一作保一作持而保之故能成器長器一作其

第六十八章

善勝敵者不爭一無敵字爭一作與

第六十九章

仍無敵仍一作扔輕敵幾喪吾寶敵下一有則字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加下一有則字

第七十章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

第七十二章

則大威至（至下一有矣字一作大威至矣無則字）無狹其所居（狹一作狎 居一作安）

第七十三章

繟然而善謀（繟一作坦）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民下有一常字）常有司殺者殺（一無下殺字）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謂字一作夫司）

殺者是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一無者字一作希不自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以其生生之厚上生字一作求

第七十六章

草木之生也柔脆草上一有萬物字強大處下強上一有故字強大一作堅強

第七十七章

不足者補之補一作與損有餘而補不足一無而字孰能有餘以奉天下一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不欲見賢

邪一無邪字

第七十八章

莫之能勝勝一作先是以聖人云是以一作故人下一有之言二字

第七十九章

有德司契有上一有故字

第八十章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伯下有人字雞犬之聲相聞聲一作音

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
漢文帝假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仍家於齊焉

朱子曰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
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
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傳流實如此 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
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又曰身藏爲學之老子也是說得好 又曰儉德極好凡
事儉則鮮失老子說得曲盡 又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
子收斂齊腳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
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子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
是不肯做事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重[illegible]傳